兩朝從信錄

天局大勢大利大害歸列指顧而名號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吏科倪思輝奏曰、痛自遼瀋繼陷、祖宗二百五十年開拓之封疆淪于左衽、忠臣義士恨不剪滅朝食、而無奈畏怯之餘、人心振恐、不得不暫議守以為恢復之圖。顧守亦未易言也。三岔河一衣帶之險、我既與賊共、而廣寧彈丸之地、夷與虜、虜又交相垂涎其間、則勢不得不羈縻西虜以綏河上之師、脩備禦之具。此雖秣馬厲兵、枕戈待旦、恐有意外之虞、而何塘報稍緩、議論又紛

大臣憂讒畏譏之意多。而擔當國事之念少。平章者不聞
有訐斷之資、而徒推諉于
題覆。筦樞者不聞有帷幄之籌。而徒卸擔于會議。与旌蒲
輪負天下之望、而蹐
聖明之朝者、不聞有扶危定傾、補天浴日之經綸、而徒浮
沉于時局。夫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既受
主上之深恩、又焉得托病以解免。奈何數日以來、閣臣劉
一燝、杜門矣、冢臣周、計臣李、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
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
人望者、而入　朝未幾、歸念頓生矣、果爾空人之國、自貽

伊戚清夜以思邊徼星馳而起秋風蓴鱸之興世安乎不安乎

冲聖當陽諫行言聽請官則官請蔭則蔭請發帑則發帑真可為堯舜之君也方賴老成夙望輔養睿德鎮定人心即微有規正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倘或借此懷綠野之思而空寶山之手恐使聖主之孤立不顧家國之安危勿論辜恩負主大非夙昔而試質出處之大義不知諸臣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去也方今戎馬生郊用人最急而延挨日時三

岔河之墩堡不設兵將不備山海一帶議添錢粮不聞作何應給薊門一帶隘口不聞作何布置天津登萊一帶不聞募水兵作何操備都城防禦不聞作何料理徐光啟以遼變 召還矣即如建敵臺一事尚未起手將何以展其經濟也李之藻以管理軍器加升矣而十六門之火藥戰器留幾修造將何以責其成功也毘茂康以知兵留用矣事權未假措手無由當作何着落而獲其實用也今
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弼恨不立至眼前殲厥醜類項聞廷弼叱馭而前輕千里而赴難已于上谷矣壯哉但銓衡堅臥人情皇皇恐如前者用三臣之套數伏乞

現撫臣

皇上軫念封疆採通國之議。勅冢臣速出視事。立題廷

弼經略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借其平日之威名

用寒逆賊之心膽而為廷弼者亦宜與文球王化貞張應

吾同心戮力咨切商量並捐爾我之私急圖安攘之績外

御虜而護神京庶不負

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如曰虜騎未必渡河而

款虜便為長策習處堂之故態忘溺舟之繻袽議事如築

舍用人如奕棋恐東夷出假道之奇而西虜收漁人之利

異日之憂反不在夷而在虜也願為化貞者欵不忘備如

郭汾陽之盟回紇而拒吐番以作廣寧長城之倚為廷弼

規經臣

者勞而能謙如諸葛武侯之集衆思廣衆益以收尅復河東之功而在

規議行諸臣

廷臣言事者虛心建議勿再牽纏于異同之積習當事者實心荷肩勿徒侈張于奏上之條陳閣部大臣受

規閣部大臣

顧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力排棄地媾虜之議堅持澶淵淮蔡之功默釀人心世道之和發舒直節敢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用固已遠矣昔中國相司馬而四夷相戒不敢犯邊豈異人任又安在斥逐言官以立威爭字何以見奇也矧今兵荒相仍盜賊竊發則當急減加

減加派

派收拾人心貪墨成風賢能淹滯當急復行取以鼓舞循

復行取

將 兵 將弊之大者

吏選將選其才而一劄之粗豪未可遽當登壇之重任練兵練其膽而甲兵之堅利即壯三軍之前茅項閱京營一缺鑽營甚衆萬一用非其人則害非小斷不可草草從事也此時逃遂守土之逃官急劄瘝曠之經畧屏禁地之孽璫正辱

國喪師之典刑自然紀綱振肅而戰勝

廟堂矣區區小酋何足道哉項南科臣汪應蛟籌邊八議志誠憂

君憂國當事者採而行之未必非救時一助也職愚不識忌諱言事伏惟鑒

聖明大奮乾剛速
賜允行天下幸甚。國家幸甚。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譁擾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自冬及春畿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門
敕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大婚加恩

恩廕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給新銜少保
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誥命

户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今遼疆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免只今試一會所入之數無論加派無論內帑即舊額九十餘萬所餘爲入餉兵之用今可全用之廣寧大司農當自可不患夫今所患惟兵而已今之所料理惟大司馬而已兵之所取不從天來不從地出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今九邊之備處處皆弱可調不可調未見參酌今募兵之使或先言用或既言不用或先言去或既言不去可募不募亦未見處分然則兵可以不調可以不募乎新司馬熟悉邊事自可一言

决山陝宣大之調徵新御史有可自愛之身名必不肯同棘門灞上之兒戲若是者參酌處分固可坐而定而未宜猶豫也至于兵之調募有成議矣用之何處亦只兩言而決數日而定策應廣寧爲第一策應登萊爲第二策應山海京師爲第三策今且專言廣寧出關之兵若干未見實數設防三岔河黃泥窪築臺掘溝未見實用新撫臺沉勇勇奮邊實心做事方不欲過爲張皇而遲而人遂以爲可幸無事應之以緩而肩之以徐塘報急則急塘報緩則緩然則廣寧遂眞棄乎鏡前人之所以失則當圖今人之所以得我爲事中之人分之他人不得則痛癢惟我自覺代

之他人亦不得，則痛癢非我，自擔何以報君父，在竭忠赤
何以責議論，在砥躬行，濟變與其用智，寧用愚，爭勝與其
用躁，寧用恬，精神詳用之者朗報，不若詳用之者堅報機
智妙用之謝人情，不若妙用之謝軍情，意念常用之防官
爵之壞，不若常用之防封疆之壞，凡此者，浙撫臣所悅為
而臣姑妄言之，以效他山之石。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
詔舉遺直闡忠貞以備起用郵錄。
恩部開一建言廢弃幷礦稅詿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

斗字是要水部實非

功在社稷得隴北徼未易量數眼前名位何足云

終身。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邱鏷看得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正氣充塞兩間直道遠追三代力排並封之議。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場藉以底定惟骨鯁而道難合故身退而名益高既有功于國家宜亟登之廊廟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知府吳寶秀孤忠揭日介節凌霜丹書七年徒與累囚對泣黃堂兩月頻遭稅使含沙被逮幸爾生還抱憤溘焉危切封妻陳孺人烈凜冰霜貞堅金石傷心桎梏欲前　剛以鳴冤猶切衍揚竟投繯而立盡忠臣殉國烈婦殉夫孝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邱鏷

以勵世風據司府呈請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施行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大禮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嗣
後
列祖紹基無不臨幸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丕賛洪圖聿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襄武
事神九伐之成矧鄉闈試士之秋正豪傑觀光之日釋奠

孔子昭師道之尊預

勑辟雍垂作人之訓于斯為盛寧可後時臣等遵制具題

伏乞

皇上勑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

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綦謙貞、江西編修周延

儒、戶科王繼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陝西吏部

主事唐濂、戶科主事趙嗣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累朝常例備寫來看俟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仿行各衙門備查或加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為

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南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

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為例

禮部上言恭遇

南雍中

皇上纘
天立極景福維新彝章遍舉即今山陵襄事幸學大閱郊
祀籍田典禮煩重必寅清之地主持有人斯能相
帝格
天安神佑民乞
敕尚書臣孫愼行趨　朝掌禮以從人望
視篆擇八月初四日已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覆撮取緊要使覽勿冗複

熊廷弼以兵部經略遼東

經畧尚書熊廷弼䟽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搆之愈異懇乞嚴勑中外臣工各換肺腸共心實意憂國急邊亟計軍實早圖恢伏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坡已衍决極難抵當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粮餉若器械等項盡擲廣寧今從新計策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冀集可不悉發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廢壞火器車營與工製造可戰有具而獨患乏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即在事諸臣一聞儆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上兵則路途遥遠難到錢粮則兵戶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而終日與本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解發某事該催趲某件該料理勒限新司起草尚多沉閣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何爲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皆先着緊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

大病

合諸臣精神全用于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糈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怪也

何謂心當同而搆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爲君父計即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詰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勞緒未就而壞之以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

細覩裡畧此段忠義刻然極怪大之與人之私而從矛當照不定言行之條非都有所抵激而然耶

諸而挑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校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大事之難勢之急着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一圖自顧之私意劉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策蔽門戶口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數顧祿位顧訊彈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

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

皇上嚴勑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真心實意爲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

兵馬粮餉器械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着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着落真所謂紙上兵耶邊兵向調原無銀解補邊臣若之令宜如某鎮調兵若干通算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聽臣驗發不堪者劾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空前途遇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尚未解水西安氏兵應附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能制也若募兵於河南山陝各處延山挨派有何中用應

將各巡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募錢粮聽募補應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勅兵部上緊設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咎兵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據為成例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百萬兩都要兵部處辦兵部無計只得咨文調撥各省鎮只得咨文搪塞此戶部餉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為者今日之事不但兵

馬在途鉠之行糧在途鉠之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卽調發
夫銀至慢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勑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借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
失悞臣不代任咎至于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
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爲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
豪傑足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
入臺僅一月往按遼四年南中一年聽勘里居七年有何
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拔皆已衆用皆已零落今亦逢
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越勑
忠等驟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諸

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豪傑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接撫臣王化貞賊謀愈急我備全疎一揭不覺感嘆欷歔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管何也內言援兵出關者幾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用餘皆枲人塗馬徒滋遼累京運盔甲不堪盡置高閣又僅一道三廳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

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眞定新造與薊昌堪
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即發新帶精壯兵馬出關以當應
用來行之疏正與臣前謂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
兵部俱當如議速復如數給發仍請
天語叮嚀工部京營各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
失悞河西再速剿虜之禍其該道補張應征高邦佐二員
已經命下數日皆避難不往假使人人如此
皇上孤立於上實可寒心吏部吏科當一面查參責取不
敢失悞供狀之案一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逮處者
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會縣人情以難爲易以急爲緩以後

悞先以同伐異職略舉四端為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
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鉄非關
開鉄非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共餘有
幾賊特不即過河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
倣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
忍逆覩者臣言憨直雖冒一時不敢犯之諱實冲數年不
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

遣御史蘇進巡茶陝西

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俾保繫臣高出

上命部院議復

禮臣上言比者
大婚典禮皆奉
神廟昭妃須諭舉行至遴選教習殫厥心力以至選定
三宮並皆賢淑上承
宗祧下慰人心其勞績詎渺少哉宜有殊恩異數以答
昭妃
上命該部擬奏
上以貢途壅滯嘗酌為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徐憲卿條上八

艱事宜。免其朝之數當寬。撫綏周敝多留館員糾擾之罰當重。卿力自衛
冊丹民擾驛遊限之法當嚴。稽查議處往來水程至于署篆之人。迷當議
定。擇取都邑郡佐之有品望者署印之考。速當議行。既有拜之冊落貴郎留吏之手考成
成知
賑驛

上諭內閣。茲今二十三日恭迎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城宜春宮几筵前行祭
奠禮。況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園子手等項免行
扈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畢。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門
遵行。特諭
廣東主考改工部主事曾櫻。以時迫途遙。請寬場期

停御史張捷俸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禁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宜賓

其意良然
君見亦達

至聖之后須達其畧曰臣惟一代之興主必有一番乘勢更新之規模使人心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大典必有一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啓正文明蔚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凡正文體遵傳註愼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臣所已言者臣不敢贅臣惟自幼習東魯聖人之條而世沐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者久矣當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引即在江
右名藩華冑隆隆維城夙儒奇美彬彬滿服每遇督學歲
較將有冠場但至棘闈榜開人盡點額豈皆氣數使然亦
緣資格難破改將來士鄙
宗學人闈
國憲游惰日長愉恣相尋臣竊憂之嘗于宗祿一事切自
揣議將軍以差無過限祿一法中尉以差無過力田興學
一法欲學之典無過加額貢舉一法則計宗室中尉而下
有志進取者亦既讀酎碑之文聽虞門之步矣茫茫仕路

恢恢天網，何可復作羈縻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矣。
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响，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山
西、陝西、四川等處，政可倣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隘本省
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
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止
歲祿，如鄉里貢舉行，當不侈口黃屋，借途青紫，則從此登
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干會典外別有引例
妄行請乞。如是則
宗室既不患于倚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來學，澄清

流俗所切

宗政良非小補迺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熙運　國家文治

又非如尋常千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

明經歲薦之外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菁莪絃歌

百里而鄒魯啓後不待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

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遺佚多才臣每扼腕

籌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選舉之一路切謂每歲大比

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自不乏

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倣

崇

聖學。葢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開風以興起亦且星
布棊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
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既與宗室合計江西等省、不過十
人而止耳、
孔學不過一二而止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
內人士相向手額曰、
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此其誰
不爭相奮兢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夷虜聞之亦曰、
新朝舉動若此、吾曹未可逞者矣、其所關係 國運政體
不既多與、

聖恩罔[illegible]

皇上倘不以臣言為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具伏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
私臆也臣不揣愚昧激切叩閽
上曰宗生聖裔中式名數各加于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
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面奏屢辭出去是朕留爾
等有何權斯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撫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沖齡三宮年幼時賴調護
爾辭待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京奉安畢擇日出關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請援特諭

兵科給事中蔡思充奏曰近者臺臣傳宗龍募有新兵五千名俱健壯堪戰又總兵楊愈茂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令經臣委司官一員再行挑選務期精銳安家銀照援兵原例并衣甲器械如數給發益選擇既精不讓秦晉之銳卒豈其索之數千里之外而顧遺之目前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令隨

撥遊出關之兵

文節省任

出關，俟兵少集，擊回通州者，則於入衛之約束不爽。議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今札天津毛兵，易野騎驅，並得水陸，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罷甲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有餘。臣之所慮，部分而法不盡行，議多而事不盡實，故才品不相遠，稽其心力之勤惰，敏鈍難懸斷，察其報完之遲速。至于甲罷之應，雖在月破，亦在節省，濫月破則委之逝波，節省而不堪用，亦付塵土，須任怨耐煩，着着親行，獎賞乃塞，總理季報吏部紀錄，以示激勸，庶指臂可聯貫也。抑臣尤有說焉，經臣空拳而出，其聰聽反顧在三部接應而

三部頻眉相視在錢粮不敷為

國家所全者大伏乞

皇上為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頻太僕寺不許三部

指分一切調兵製器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

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職查踈將完接總兵劉渠報

奴集馬步達賊二十萬于本月二十五日祭旗在鎮驛站

會齊要犯搶廣寧不啻危於累卵急於燃眉伏乞

皇上即面召經臣賜與尚方并符驗旂牌諭令即日啓行

仍諭三部大臣日夕拮据无遲時刻如兵食足器械精而

成筭无策罪在經臣如兵單食缺甲薄器鈍罪在各部臣

激切篤至之論其藥石也

謹以糾劾隨其后
皇上有破格之恩必有不測之罰彼時身名俱繫勿謂職今日不言也伏乞
敕下兵部即爲議復施行

七月庚辰

孟秋享

太廟遣國公張惟賢詣

定陵告祭

皇祖

嚴禁匿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爲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 才品最優 浮論頃息

禁闈搜卷議

議曰主必搜者慮致遺珠主不搜者慮開別竇不若各

房考各盡心目于本房落卷而以搜卷歸之主考于定

榜之前一日主司會各房并堂信手公派同坐公閱以防遺佚各房吏不許私自互搜以避嫌疑庶幾無弊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愼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廉使楊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盛尹[illegible]械船隻挨牌俱已齊備據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黃泥窪直趨廣寧只怕兩達子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說遼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抄花所報果于張義站會兵以二十五日上馬矣其遣人于宰賽妻所借放宰賽爲名以要西虜幷

兵馬器械到底不能應手奈何哉

催經略出關

覘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刦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敢逆奴顏行奴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臣慶

請不得招集遼兵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慶

可笑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議准驢䭾送至遼今皆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運送不前即臣欲待而奴不能待也若兩路並進臣豈能翦紙為兵以禦之哉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疋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趦趄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遛中
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為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藏聖夫人佘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予
贈官給與誥命
御史劉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斬于禮之
內則恩薄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濫于恩之外
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
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栩伏外廷諸臣

所以悉心推衛者不遺餘力傾內而保護

聖躬趨侍左右者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不慶

祖宗社稷之靈推客氏調護之功矣今幸冠禮久成吉典

洊臻鸞降之儀肇來關雎之慶方新則　宮庭之內有

皇上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

所容客氏住足客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

即云勤慎顧

爲客氏謀退先餘地矣

恩禮所重權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資財饒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其家已膺錦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爵報既已滿足臣子何敢言功則退遜不可不早也夫客氏有保護大功諸臣何得不爲崇重願恩以禮抑情緣例格應如科臣之請

皇上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歸即令勿戀 內廷出就外第悠游家食之樂早離權勢之嫌常守富貴之榮永無是非之及令人重其功稱其德則

皇上之大有造于客氏客氏受

婉而莫醒而切詳疏中之極佳者

恩更無量矣諸臣合辭以請其出
宮者欲以保全其功也無任激切
通州報宣大調兵背逅數百人
上命巡撫王國禎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梟首正
軍法領兵官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共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
綸扉筆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場之虞屬方引罪乃至苗功
叙賚歲月[illegible][illegible]不惟稽之典章[illegible][illegible]任矣而亦且叅之
名實辭無可辭項臣祗述初終未與之詳以俟
聖明無私之鑒乃

可以風

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勉以
成命空邇未蒙察其衷悃感兹
隆聰愈以徊徨夫
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潤沾濡何能自外然亦必有
根芽之萌而後可以為栽培之地而臣當軍興之始未經
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
之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
無措踟躇靡寧無可更端祗申前懇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亟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
感荷知遇榮邀

榮寵極矣
何以圖報

寵私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

命專征爰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勅各賜勅書一道尚方劍

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備領解經

畧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麒麟一品

服紵絲四表裏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

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裏銀二十

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即于前領帑金內領發該部可傳

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軍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該

會同總協分揀各官併廩糧優厚等事俱如議俟兵到標

下補足各軍仍徹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者

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擱事自誤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應天典試諭德黃炳儒黃立極

從經畧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羽宸孔廟追祀議

議曰竊惟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典亦莫盛于孔廟矣而議禮之列不斯聚訟之日常棼二千年來竟有所廢缺而不講者直爲我

世廟而始彌縫之啓聖祠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

請追崇孔子祖伯夏曾祖防叔

尚有所疎畧而未周者又將待我
皇上爲始循舉之啓聖祠之不獨祀叔梁紇是也粤自
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知有孔子哉而牲帛盈號
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世官世爵下逮其所
出也叔梁紇齊國之封自大中祥符始而名稱徒其典
禮無聞乃我
太祖開天國子宋濂言之矣而兵戎倥傯未暇舉行
孝宗嗣服侍講程敏政言之矣而甲乙紛囂竟成寢閣
肅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璁議
詔立啓聖祠祀叔梁紇配享從祀濟濟一堂豈不稱盛
禮哉惟是二臣建議不緣尊奉孔子起見原爲顏曾思
孟坐堂上父不應坐廡下椽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禮
求所以安處點鯉無由但得叔梁紇一祀可以配諸賢
便可通祀典之窮而叔梁紇以前尚當有爲孔子崇報
者不暇計矣張璁所引是說遂亦無所推廣致令
世宗隆禮孔廟之典尤未大備殊爲缺然夫國家之事
孔子無不至矣獨是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
又進之而防叔俱泯泯無聞不得享封崇之榮與搏組
之列臣實傷之臣謂防叔伯夏合照叔梁紇一體追封
奉祀擅崇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做祠堂異室之例增

說之古今
詩理書無
下安

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右或並稱啟
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以世次別之可
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于啟聖可也此禮舉而
孔氏父子祖孫並荷
恩綸並食國祭孔子在天之靈庶幾用慰而
朝廷之崇報孔子又寧有缺畧而不周至者乎或曰孔／
子之報與天無極尤當以十世享之而臣不以爲然也
孔子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惟太王王季文王豈以
素王而敢踰耶司馬遷叙孔子世家亦斷自防叔伯夏
爲始則謙孔子而至防叔伯夏亦無容見少矣或又曰
一切祀典必求其所表見防叔伯夏無所著于春秋于
禮何居而臣又不以爲然也羽淵之血不可以配天乎
孟氏之激公安又安知視防叔伯夏爲何似也且顏曾
思孟大賢矣而視
孔子則遠矣周程朱蔡大儒矣而視孔子則又遠矣彼
且以其父配孔氏而享從孔子而祀而孔子配享僅一
啟聖而止無所加于諸賢諸儒何無等也不可解矣
聖明推恩四品以下上及一世三品而上遞有增加何
秩然也聖賢分量豈齊祿位崇卑乃推
恩祀典並槩而無所軒輊不可解矣臣子之沾品位

恩寵榮施三世何優渥也而啓聖祠之封爵淮獻祖以
上不與焉豈
至聖先師反出孫傳下耶尤不可解矣爲孔子懼
尊崇敎宗之心爲萬古伸綱常倫理之服非
皇上尊師重道之首務耶抑臣尤有說焉契爲孔子遠
祖先所使爲司徒敷五敎而遜五品者非皆世致化之
宗也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稷契之稷敎稼明光並垂
永賴懸與功臣祭典與湯武之後不使配享遂併沒而
不祀何耶臣載按大觀禮契以后稷配於先廟有事
焉而明倫如契敎化所敗獨無處與明禋之未得草草
也臣謂
帝王廟傍宜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謂稷已與配別祀所
在一并又不宜有稱請
命闕里爲之祭丁子分官致奠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
典之錯補塞而無滲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減沒而無
闕矣方今軍旅介皇宜不得迂談俎豆乃
聖作昌期正典禮修明之日而臨雍在迩環橋人士觀
聽
新天子禮樂行且雲集臣敢無說而處此耶伏乞
勅下該部集議其稷契行

聽典臣不勝

激切之至

禮部侍郎周如盤纂修　王𥖁

戶科忝定稽查錢糧法

凡省直之額解俱屬于餉司各邊鎮之年例俱發于太倉出納之事原自井然誰是解到之月既照省分而隸之于東司又轉發之日復照鎮地而承之他司即十三司中已自錯綜不一矣至于餉司查餉止據其所解之數不復稽其完欠而太倉發銀亦止據其所出之數無憑問其源流此中外所以相蒙出入所以不相照而冊籍徒具永無清楚之期也先是本科都給事周　條請查盤已奉

旨又巡視御史別某悉宗該部十三司總解太倉之銀按其故籍而理其舊額究底查算可謂洞悉其數矣今本科給事賊某又獻為東司合部之議每月以朔望令各司自相磨對則于省直之入數可以通查而于邊鎮之出數皆無緒尋其法與巡視相濟均引繩批根難悉可行者總之外解之弊詭巧萬端更須責令各省直于

解文內列開係某年某項該銀共若干通解則開全完未完則開實欠銀解一次銀如此開載則數目分明一覽盡知矣。。。。。。。。。。。。。。

廷杖建言爲民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男生員盧懇升上言先臣首匡。。幽本、。

覃恩遍及遺忠懇乞聖明俯宏郵錄以風臣節以光泉壤

吏科參看得盧洪春一片忠丹滿腔葵赤初疏抑寵幸嚴立長立愛之防再疏慎起居壓必躬必親之慮致逢聖怒首被廷杖迄今讀其疏想見其爲人其意氣何烈而光景抑何慘也九死餘生千秋間氣倘老成尚在自當曳履于絳褥乃天心暫遺可無蒙恩垂象壤所應查例優郵以慰幽忠于既往以鼓臣義

此是得法只在奉行者何如耳

于彬兼者也、

大學士沈潅上言乘時因地小試、

上曰卿召募材勇拊背奬率前來具見爲國忠猷朕心嘉尚收督訓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

兵科酌議豫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

夫援兵之惡其援也必設其兵處地而後援者可馭驛遞之恤其疲也必額外備湊而後疲者可甦願不設誠亟行亦立視其援與疲耳通州以東援兵輻輳之路未有師行路處而不突入民房未有材狠入室而不肆行奸掠者亦未有拘常數而可望驛遞支應者至于沿途逃竄一望無烟鉄鍋委填三月不運則民生國事兩者俱壓矣故經遡地方、嚴擱不備亦火不周罪在州縣聽院道參處餉嚴擱滿而故擾民居罪、在兵將廳其實者、兵梟示而將糾行其最衙驛遞並給新餉、于援遠大馬一款另行造報州縣正官、仍不時查核無使驛轟因以斃、

沙也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庠憤逆奴之猖獗敬陳破虜十策

一曰定車戰。行則布八門以爲陣，止則環周匝以爲營。車之上設鉄籠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賊來接，吉門而索戰，賊退，奏凱捷而歸營。胡馬雖徤，我之鉄車勢若連城，我得制敵，敵不能制我，士卒可恃以無恐矣。

一曰設地雷。其法昉于諸葛亮，我朝戚繼光倣而行之，胡人畏服不敢犯邊塞。今誠于賊之來路，預置火砲數十，埋于地中，陰以竹竿去其中節，以穿引藥線，寇至則遠爇藥之線頭，以消通地雷一發，則震天撼地，而敵之人馬碎滅無迹。我再以鉄騎及之，敗其前鋒，彼氣自奪，可遂破也。

一曰立迭陣。弃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最強弩，號哮以待。次神臂弓，約賊相離百步，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則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則見陣以拒馬爲限，鉄鉤相連，俟其傍則更待之，遇更待以鼓爲鉦。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爲迭陣。人心若是，更番迭射，賊兵銳不能當矣。猶用之以破兀朮，此與車戰相爲表裏。

可以愚奔虜不可以愚奴者何也以擄人為鄉導以漢人為頭駆大部不能陷所陷亦必我從之於傳耶

○毒河水可於用不可也傳可偶用不可常試

○此火攻用火之極所較賊之車馬亦可

者也

一曰陷坑、奴之來也、偵探必先知之、可于要路夜率諸軍潛掘長坑、深丈餘、愈深愈寬愈妙、以竿浮搭其上又以薄沙土掩之、使不見坑迹、我列陣于坑之兩邊、來則虛發弓箭砲鎗以誘之、引入坑内、齊以大礮及之、以弓弩神鎗射打之、昔年偷林逍可曽用之以破奔虜者也、

一曰毒河水、蓋奴賊之所恃者馬力耳、其來也未有不經由于河而能飛渡者、我預置毒藥于上流、使奴賊人馬飲之、不死即病、安能耀武揚威與我戰乎、秦人置毒于涇以敗晉軍、劉錡置毒于潁以挫兀朮、古人曾有行者矣、

一曰用火攻、令慣戰軍兵于長鎗鈎鐮牢拴烟火之大者于鎗頭、兵刃既接、烟火齊發、亂刺亂燒、一層盡一層繼之、兩係關爆于火箭之上、遠射賊之大隊中以驚潰其馬、撓亂其陣、

一曰用拔軍、遼東平原易地、輪轂易行、預使木工造所輪兵車數十輛、安置火砲于前、一砲可藏數砲、縣運一機使徑自推入賊營、砲石亂打、打畢復回、安砲再打打畢又回、不用人而車能往返運轉、盡畫一虎以潰其

將軍果
疑訛神矣

馬夜監一人以駭其軍奴賊必俱爲神兵而逃矣、人出
一曰用陷板于木板上偏鑿大孔如碗之形于賊入中
沒之處密密挿去止可二寸不必用深橫鋪此板于中
留小小土基以閣板其卡孔我布棠之衙撒沙上于木
板之上暗留一線之路使我輕騎潛引至此再以惡言
罵詆之奴必逐兵前來馬一湧而不及躲陷其足于孔
內奴賊引頸待誅矣
一曰設伏兵
一曰用夾攻朝鮮爲東藩第其兵力微弱不足仗以制
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一驍勇上將將數千精兵浮海
至于朝鮮西境扼奴酋之後以撓亂之多帶餱糧勿擾
瀋閫我廣寧之軍以無恐赫虛聲揚言一路取開原一
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瀋陽使奴瞻前顧後疲于奔命
俟其左支右吾之不暇然後以戰車前進以奇兵佐之
步步爲營見可而進奴衆必棄去城廓而護家門矣
以上十策以車戰迭陣爲正以地雷八車爲奇當用正
則用正有金城鐵桶之形當用奇則用奇有神出鬼沒
之訣又百計以撓之多方以破之至于募閒諜招猛士
選大將練卒伍兵家自有成法無待臣言且兵有玄機
心有妙用全在臨時斟酌難以預言伏祈

進言
圖未所宜
贈恤者

皇上勑下兵部會議如葑菲之微可採芻蕘之見可詢將臣十策轉行遼東經畧大臣相機而行則一得之愚其于恢復全遼之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黄克纘定鄭穩山盗内寶一案生死不同又雜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刺謬特甚

原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臣回天計早忤旨罪危懇乞聖明考事核號俯加卹錄以光盛典以慰忠魂

按王如堅孫萬曆十四年進士歷事工部時疏救主事盧洪春等不報尋授懷慶府推官疏蠲飲水治河賑荒

辛苦六年、節經首推二十年七月行取本年十二月授
刑科給事、旋抗言天下壅蔽大害并陳防奸切要事宜
指中貴與故相交通朋切深根固蒂幾罹不測幸
神祖聖明獨克留中、二十一年二月一十六日禮部接
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并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
立長時輔臣王錫爵新從家起揭內有萬不得已必欲
權行等語舉
朝錯愕驚傾咋舌如堅夜即草疏上其略曰臣等連捧
綸音其以
元子冊立于二十一年舉行天下臣民喁喁翹佇近于
本月二十六日有并封待嫡之
旨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
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前日已明之
旨。
陛下尚不能自堅今日循蒙之
旨羣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說
祖訓爲戒弃嫡者也今日有嫡可弃乎無嫡可弃乎少
遲之語
陛下爲待　中宮者也果真有所待乎抑非真有所待

乎。陛下援
祖訓爲據。人咸爲假
祖訓爲藉天下之忌
陛下體
中宮爲心。人咸爲假
中宮以息天下之疑
執狐疑而來讒賊。持不斷而開羣枉。此幾微之際。不可
不慎也。願
陛下早定大策。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
皇三子
皇五子分封大藩。長幼
有序。儲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等語。二十八
日奉
聖諭。巳有旨了。王如堅這廝逞臆修報。巧詞挺君惑亂
祖法。好生可惡。正是奸臣。本當依例處斬。姑從輕着革
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該部知道。欽此。是日輒救疏什
餘上
聖怒愈益甚。已而輔臣密揭懇罪中救
聖意稍解。二十九日內閣接出
聖諭。將發戍王如堅姑着爲民。充戍不許朦朧推用。是
時
元良幾爲之動搖。中外幾爲之惑亂。盈廷雖共見其隱

移場期酌
浴前二議
存之以備
一時權宜
之準

禰先臣獨首發其大端、嗣是雷霆漸霽、封議中寢、
神祖雖陽加斥逐、而陰已採其狂愚矣、

禮部題為襄典屆期、京闈當議舊制、順天府鄉試、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場、二十七以後揭曉、恭照
皇考妣擇吉日、于八月二十七日發引、前期三日、百官禮當哭臨、若鄉試仍循舊制、則闈中諸臣、既不得哭臨之列、而吉服將事、于禮不稱、于心不安。順天府擬、擬暫改八月初六頭場、初九二場、十二末場、似可賓興早竣、孝誠稍展矣。謹用具題伏乞
聖裁、

禮部上言、禮因人情而生、然非天子不議、

皇上因心創制。無參情理以折衷。酌古準今。務會節文而
立極。矧恭查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同日發引。啓奠祖奠皆先
皇祖考而後
皇祖妣。及靈駕進發宮車後隨至午門內。梓宮升大昇
舉行遣奠禮。夫
神宗顯皇帝梓宮。原在乾清宮。
孝端顯皇后梓宮。原在坤寧宮。相隔不遠。故可更番告奠
今

光宗貞皇帝梓宮奉安仁智殿。
孝和皇太后梓宮奉安宜春宮，若先往啓奠，復往祖奠，不
但煩勞
聖駕，抑且恐悞吉時，况宜春宮在東華門外。
皇妣梓宮，無從外入內之禮。
皇考　皇妣梓宮升轝，亦無一內一外之禮，似應先請
皇妣几筵行啓奠禮，啓奠既撤，即行祖奠禮，奉起　梓宮，
從
闕左門出，至午門外，升大昇轝，然後請
皇考几筵行啓奠祖奠禮，奉起梓宮，亦至午門外升大昇

舉、正禮謂趁先輕而後重。

皇妣先出以俟

皇考則禮順而心安。且

中宮皇后以下、隨

皇考梓宮出、行遣奠禮畢、便可還宮、亦不至久需挨次、若

遣奠該午門外、較之昨年在午門內者、僅遠咫尺、亦仰體

皇上大孝、多送幾步、即哀慕之誠、多盡一分矣。伏祈

聖明速賜詳察、庶便進呈儀注通行恪遵也、

遼東卹賚御史方震孺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疏曰、臣

于前月二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甫竣事、而河西儆

兵行未必 來而恃 不足 微

飛身未到境中，觀自度對一番，口中雖上，想不可據，故特論著，不可不斷遣也

報適至，因思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精金錦綺，再遣臣以激勵將士，不乘奴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上，臣竊意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聯絡，預催兵將，徐為戰守計。迨臣身到，究其源，探其廣隘，始不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邊事之疏，欲河上多置營房，為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浪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取？又輕信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真足恃。蓋臣今日而始知其為夢語矣。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有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為排，上

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況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川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叉站者皆虜地也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氷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遼拱手而聽

奴之蚕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
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
爲界牌則人心自奮況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
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聲息不得通令奴酋住遼陽一
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砲無筭昨以之擊
我連皆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圖也奴父子
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即如近
日殺耶萬言之事父子尚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圖
也遼陽之民盼望官兵如饑兒望乳而痛哭慘動天地奴
誅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舟中皆敵國四可圖也襄者奴

兵常專聚一處故鋒不可當今旣守南衛矣守屯堡矣修海州城矣又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將雖多自李永芳一二人外未必人人效奴首丘之念人皆有之但怕奴而刧于威耳我一舉事勢必响應六可圖也川虜一着雖不足恃然畧足以　制奴近日載遼陽金銀首飾三車餽送西虜猶不足得其歡心唇亡齒寒虜亦被撫臣煽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而中彈金錯子留骨脇天誅叛賊之証已見八可圖也奴賊淫人之妻奸人之女擄寧在剝膚恨入骨髓土著之民人人爲身家計九可圖也奴聞舊經畧將至沉吟久之而撫臣胆智真是經

臣緝手交武同心天假其便十可圖也或者曰以劉綎之智杜松之勇也而敗之瀋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兵力未齊瘡痍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廣寧爲孤注乎不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盖深見遼陽不復廣寧無站脚處榆關一線豈足以鎖薊門哉此非臣喜事之言而墮淚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不能若靠定三岔作家恐事異時異人皆聞鼓聲而奔走天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

皇上念據河無守法亦無長住之法益思河既無[illegible]不得不以將兵爲險不得不以乘機遘會爲險不得不以[illegible]制

聲援爲險。遠僨兵將，畢畢出關，嚴兵以待，相時決機。若過即八月九月，大事已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熟計之。萬萬不敢倉皇僨猿，蹈焉上催戰之覆轍，以增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甫完，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西寧堡望之，真如鐵壁銀山，而守河之兵，衣甲器械全無，惟有空拳以當百口已耳。事急矣，撫臣之望兵望將望盔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聖明速行該部覆題請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敎升職方主事，經畧

軍前贊畫

中巖曠弛之罰凡借差到任衍愆期者計水程議處

順天監臨御史李凌雲吳應琦

是時有倫前科武舉二十名之議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羅真才謂策論濫套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邊塞要害當講水戰攻擊當預

六陵成

慶陵工報竣

並句一段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爲奉御外家閑住

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看守南海子皆舖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

火軍

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甲馬首兩旁皆夾長鎗對陣衝來我軍非搶倒即箭射死勞怪其屢入得志也臣于
神宗朝嘗上請纓一疏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矣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偏箱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車既有所恃而無恐箭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復以繼日人馬俱綷營寨可燒此與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啻天淵倘火軍不煉與弓馬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勞但以慣習爲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練訓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一戰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

水軍

何謂水軍海船是也臣聞奴酋新寨三面背水一面阻山我軍縱得勝長驅亦未易下且虜空國獨當一面分兵擊之則不敵谷兵閉之則不能出自遺之擒也昔廣東總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法謂宜詔海上貿易貨舩可千石以上者官出尺三勿令太重官照時給價

即批經畧
三方布置
意

以免其抽覺之堅固即百倍于遼蔽十八分又無患
丁漂搖其船上領受非千人之狀即萬人之謀其狀大
手無不背力過人武藝精强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爲次
自稍把以至參游并給空頭劄付有功者定授又主之
以副經畧統之以大將佐之以督餉監軍道如漕運故
事則人樂爲用不惜
朝廷百萬金錢且爲
朝廷練就數萬水兵誠百世之永利也臣過見遼東轉
餉多買舊船希圖省費所招皆亡命無賴之徒船與人
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致漂沒運舡數十艘所未四
萬石可爲寒心以臣愚見淮揚登萊之間添設一副經
畧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名爲轉餉實則寓兵與遼
陽經畧互爲聲援一同進勦虜必空國迎敵臣率水兵
直擣其寨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歸成禽必矣
此破虜之
又一奇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薊遼邊備京師所倚爲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以

深思其欲 驕絕千古

本兵行邊往麾薊鎮行總督事責任事權並重體統禮數宜優一切事宜其敕書中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爲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絲四表裏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該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畧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關處與經畧商求濟妥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

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勲到京面

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具情懇切控辭未蒙矜　允隨復具疏中

請忽聞遼陽陷没中外倉皇遂不敢不發、今于五月二十

九日該禮部差官賫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偃臥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于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書生素無才

可以觀讀

追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狽不堪罔巳昭然共聴于天下矣況當此艱難危困之時加疾病垂危之軀豈有分毫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恝然俟至受　命之候

皇上視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　召臣而諸臣之望臣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臣　則定傾危撥禍亂全在人才今群賢濟濟畢集　輦下諸所為保全　封疆剪滅逆酋之計固巳犂然畢具而撫臣王化貞條議鑿鑿神閒氣定足當閫外之寄是在　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權

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遠事尚可辦也至于兵餉缺乏

皇上概發帑金而兼其月破　神謨淵盡切中窾會臣常

見

皇祖開礦榷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爲若此繇今觀之殆若逆知

天下之有變而預爲

聖子神孫計者往有言五行之類金爲兵属今大內金氣

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爲然時舉以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發帑非但成

妥協藏

皇祖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未有積而不散者而散之善者常多保封疆安社稷省徵求之苦結萬姓之歡消內變而固根本其爲吉祥善事孰有過于此者此臣之所以深爲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務改折

詔書所列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平于李郭宋

必得須被用才

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誠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宜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攣拘之所

卜相須慈
才望

八字是和
衷作來大
關鍵

當破者者　綸扉政本（何不徑斥其人）安危所關今雖
簡用多賢而以臣爲之首狐裘羔袖深恐非宜謂宜俯從
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夙望足以鎮物
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推用與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
相資其勝于老病之庸臣不萬倍乎臣愚昧之人素無籌
策萬里遥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身病途
遥未能旦夕遽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途卒塡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
聖明採擇至如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方栖復潔

此等議論實所以堅君相非獨代言路者任臣也

身而去

國白駒將縶更褰足于畏途此則在　廷諸臣當有同心

而無待臣愚之饒舌矣

河南道謝文錦請疏言路疏曰臣聞之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故蓋臣謀國猶欲釋之以外懼誠以敵國外患何

代蔑有而惟是有法家拂士圖維于內者最兢兢焉我

皇上春齡初茂聖智日開用人快于拔茅納諫迅如流水

雖古闢門訪落何以加茲故前者奴賊聯陷駸駸飲馬于

河破竹之勢銳不可當征兵無兵遣將無將甲馬器械無

一足恃而所恃者獨

皇上盛德崇福為

帝心所仁愛

祖宗所鑒臨臣民所向注而又如天之度靡物不容若谷之懷無言不納集羣策以謀之紓羣力以圖之蕩平固自有其日耳乃邇來諸臣感憤時事深憂過計奏牘倍至紛紜議論豈能脗合雖人人言殊而一點忠

君愛國捍圍滅賊之念以臣度之誰敢為異誰恐自欺

皇上初欲鎮定羣爭不得已姑示裁抑而不普體念者遂疑

皇上之厭薄言官也而有意旁猜者又轉疑相臣之假靈

皇上箝言官之口而擅其重也夫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試問六科十三道所職何事若徒取充位不欲其有言則于職掌何若即

朝廷亦何爲以有制之祿而養此無所事事之官爲也從來

聖帝明王建鼓懸鐸招之使言未聞監謗防口而以言爲諱也臣固知

皇上決無此意也相臣平章軍國治亂安危于焉樞紐吐握既切驕吝自消媢嫉公所以成其聖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武侯所以爲相天下者決也臣又知相臣慮

必及此也、且

神祖末年、雖不用言官之身、而實用言官之言、故言路重

而莫敢有竊權壅蔽者、至今愈服

皇祖之神、即輔臣方從哲當國以來、不難以身爲開汝之

藪、未嘗處一言官以自快其私、至今而服舊輔之饒有相

度也、臣 嬰繹

明綸、爲戶部請發內帑、即此遼餉查核一事、何嘗有一人

悉心調畫、抗章指陳、又爲遼東撫臣催兵馬器仗、切責兵

部、該司內云、此等緊重事情、科道官何不指名奏處、是

皇上于言官何嘗不責之以言、而言路諸臣、亦何敢不言

自溺其職哉第公車章滿積日累時然嘔心而陳者竟吐餘而棄之矣責之以言無所逃罪責之以瀆擾責之以逞臆快私又無所逃罪為言者不亦難乎將惲逆鱗之批懷投鼠之忌則榮華易悴眉耳難施將拮據措之軼埋當道之輪則蹇蹇洊加弱羽易折勢必競直者獲譴以行而滑捷者望風而附巧伺意旨傾擠忠良臣竊為言路慮也而亦為相臣慮宰相位近百寮所與爭可否而司糾駁者獨有諫官是諫官雖卑與宰相埒假令諫官不得其言也誰為爭而誰為糾者操縱自如而愛憎隨意同己者用異己者去百

讀至此相臣當不寒而慄

旨奉命惟謹可以為所欲為而果其有益國家無愧衾影夫亦何憾但恐稍賓善借縮大獎噬追至悞國家誤身名始悔為諸子所誤噬臍何及況

皇上聰明天縱頴慧性成從此博洽古今練習庶務一旦豁然貫通追思從前

詔旨何者為

宸衷所親裁何者為閹臣所票擬慶賞刑威或僭或濫果

睿斷之不可挽回抑閹臣之不為補救彼時迴初政之得失與宰執之貞邪稍有差池定難回護福不盈眥禍溢于世。

歷朝覆轍。良爲炯鑑。臣故爲相臣慮也。而更爲
主德慮。
人君以優容狂直爲聖。宰相以輔養
君德爲賢。今
皇上璞玉渾金。未鎔未琢。生機方長。善端可充。抑折必誅。
豈迂儒之陳談。難使知。正老成之長慮。縱或起居少節。
喜怒失調。措置偶乖。刑賞無度。相臣不能得之格心者。庶
幾諫官得之纖諍。方今罰調降削。不啻土芥。而相臣竟莫
爲調護。似乎用意摧殘。但喪其敢言之氣者大。以爵祿還
朝廷。以角巾返初服。士安往不得貧賤。而獨是諫官不得

名言

句句道著智者見其幾伯然

行其言宰相必不得行其道試想不冠不見爲汲黯乎爲公孫弘乎雞死懷中爲魏徵乎爲房玄齡乎又試擒引燭焚詔長有此擔當否檄責罪臣長有此作用否銜寃摧符而內不可問借蔽煬竈而外不敢言自是諸臣媚子稱萬年之觴溢志悟心窮長夜之樂恣其意之所適惟其言而莫違以可堯可舜之資而不收明目達聰之益少成若性積漸使然臣術無能轉移何術臣故爲

主德慮也夫

皇上睿聖達天動容中禮自非習染能移然而罔游罔淫不邇不殖雖

馮侍御明想亦深言之

明聖不忘儆戒則臣雖慮所不必亦其不妨于過慮者相臣而慮及此也縱不爲言官計獨不自爲計乎縱不自爲計獨不爲

主德計乎況當今之時水旱頻仍災祲亦迭見賦役張而不弛法令弛而不張盜賊公行于

輦轂逃兵肆掠于村屯窺關艸澤之徵時聞土潰瓦解之形立見流民之圖阻而莫上破柱之威格而難行將奮挺大呼閶闔偪于夷狄而嘉言結舌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憂也此之慮慮在民心又況奴酋愈張我疆日蹙將卒怯于公戰糧餉匿于私廉法竝廢其知威惠施未必見德

行間隊伍豈皆奮擊之雄調募貔貅猶是蓊梅之望且戰守緩急尚無成謀欲用機權未聞實著倘虜騎飛渡烽火達于甘泉而危言虛喝且留之司馬門不一即上也此之慮慮在邊事諸凡種種可慮掩蔽言路不通

皇上豈虛懷以求之霽色以承之尤懼人不敢盡言也不得聞過也而況乎上且厭之譴責隨之也哉說者曰

皇上非厭言也厭夫言之不當者乎夫人各有知有不知凡各有到有不到如必吐詞爲經則谷牧之朝何以有都俞吁咈之象是在可者採用之不可者姑茹納之勿以冒瀆

威嚴爲忌勿以指摘當路爲嫌者唐太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言君苟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又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中主耳不但己肯受諫又欲執政受諫故貞觀之治照耀史冊豈以

皇上流唐漂虞陋太宗不足爲者乃遜此而未遑耶抑臣因是而有感焉言路之通塞天下之大利害也然必

人主重言官之言而後言爲天下重亦必言官自重其言

而後能爲

人主重彼其議與議革百年之利病攸關條止條行四海之禀承恐後寧先事而斟酌其宜毋事後而二三其說則論事不可不重片語敲推頃滅班行之色一言獎借頃生岩谷之春祖稍分于左右衡即倚于重輕則論人不可不重臣願諸臣以天下國家之心就人而論人而東西南北勿問以天下國家之見就事而論事而爾我異同勿問以殺身之怨而求人非人以勿欺之信而爲直爲諷庶乎不媿屋漏可對 大廷言之能爲

人主重天下重者端必繫此臣不敢不與諸臣共勉之伏

惟

皇上體天地之並采葑菲之微務宥狂愚以疏通言路使

民生休戚邊事安危無日不陳于前而

朝廷威福臣𨼆陟斥無人敢竊其柄更望輔臣俯張休度

捐除成心稽他山之石增玉鉉之温隨事以開陳迎機而

挽救務俾降削諸臣併還舊秩毋令潞公專美于前則相

道光。

主德懋。仰之四海播之四夷皆知法家拂士居内折衝言

路之氣壯而逆賊之膽寒内治修而外患靖矣

卷終